

主 胡山源
編 日新文藝叢書

賣
蒜
場

石

琪著

中華民國36年2月初版

——書名——

日新文藝叢書之一 **賣藝場**

——售價——

——著者——

石 琪

——出版者——

日新出版社

——發行者——

日新出版社

上海南京路哈同大樓323號A

——上海經銷處——

福州路東華里6號 教育書店

山東路209號 正氣書局

林森中路599號 博覽書局

日新版權不准翻印

「日新文藝叢書」序

胡山源

喜歡文藝的人大都是不善於經營的。這就是說，他只會寫，不會想法出版，如果要出版，只有仰賴於出版商。但出版商的觀點却和他大不相同。出版商最要緊的是作品的受人歡迎，有銷路，因此賺點錢。作者有名望，作品有價值，因此能够達到出版商的目的，固然最好，否則，即使有噱頭，只要能達到他的目的，在他看來，也無有不好。而一個純潔的作者，却往往不能一舉就成名，他的作品雖然有價值，有真正的文藝價值，絕非噱頭價值，却又往往無人知道，引不起讀者的注意，因之艱難於得到出版商的垂青。他常受出版商的氣，受了氣而作品終於無法問世的，更是常事。他也明知自己吃虧在不善於經營，否則為什麼不自己來出版呢？然而既沒有出版的經驗，也沒有出版的計劃，更沒有出版的能力，例如資本等等，他除了受出版商的氣，聽其宰割以外，就只有「抱璞而泣」，默默以終。這樣的文藝作者，為數恐是不少。

當然另外也有一些善於經營的文藝作者。他雖然還沒有成名，甚至他的作品還沒有成熟，却遷了他的手腕，或請要人介紹，或挾聲勢自重，一樣可以得到出版商的注意。否則，他也可以自己組織公司，招集股本，自辦出版機關。他的成名固然不必說，他的獲利也自在意中。

我對於那些不善經營的作者，抱着絕大的同情。因為我自己，就是這樣的一個人，「此中甘苦，備嘗之矣」！但我並不想鼓勵他們去經營，除非他們自己願意。我所希望於他們的，還是他們對於文藝寫作鍥而不舍地努力下去，能寫出有真正價值的作品來。我以為凡事總以分工合作為原

則，寫作者只埋頭寫作，不問其他，方才有所成就，否則，分了心，必定要弄到顧此失彼而不討好的地步，或者，他出版事業成功了，而寫作工程就此擱置了。因此，我對於善於經營的作者，就抱着這樣一個畏懼，怕他們久而久之，會將文藝丟在隅後，而一心一意幹起經商的盛事，而變成文化商人的面目，再也不會有一些文藝的氣息。我一面恭祝他們的成功，一面却不免深深爲他們可惜，可惜他們犧牲了文藝的前途。

爲了同情，我總想幫幫這些和我一樣不善於經營的寫作者，爲了可惜，更想防止這些善於經營者的拋棄文藝，我常常希望，有人肯和我們合作，代我們經營，不必我們於寫作之外，再操一些別的心，我們將稿子交出去以後，就可以繼續寫作，而等待牠的出版。當然這個合作者，應該不是唯利是視的出版商，而對真正的文藝及其作者有相當的了解和尊敬才好。我這個理想，存了多年，總是沒有機會成功。有時，差不多可以成功了，却因時局的不安定，以及種種的牽掣，不能實現。現在我很高興地說，我的理想到底實現了，我們出版了這個「日新文藝叢書」。

這是「日新出版社」爲我們出版的。他們並不是資力雄厚的大出版商，但他們對於文藝却有了解與尊敬，甘冒蝕本不賺錢的危險，來爲我們出版，我們衷誠地謝謝他們。

在我們這個叢書之內，並不限定什麼：不論何種文藝作品，只要寫得好，真正的好，我們歡迎牠的加入；不論誰，只要對文藝有興趣，有修養，我們都歡迎他的和我們合作。現在一下子先出若干，將來還要出若干，究竟一共要出若干，我們亦有一定，總是儘可能地出下去。希望每一個關心文藝的人，會和「日新出版社」一般地贊助我們。

275371

62点

目次

目次

陶然亭的傍晚·····	一
賣藝場·····	一〇
傀儡戲·····	二三
團圓酒·····	二九
古來萬事東流水·····	三六
大國民的回憶·····	四六
長安水邊多麗人·····	六七



FUDAN JF2000059154H 复旦图书馆

陶然亭的傍晚

這天，在炎熱的太陽下面，趕了一天的路，我累了。

前面不遠便是那久年渴想的家鄉。我曾在這裏生長，在這裏淪落，而今又曳着落魄的身子回轉來，爲了些什麼呢？

我再不敢想，因爲我累了。我一家背藉西曬的茶棚坐下，拍一拍千百里間積在身上的塵沙；張着倦眼已望四周，唉！變了，什麼都像那變熟而更生疎呵！

這是我的家鄉？懷着浪子的心情我垂下淚來。

太陽掩在密台的後面，有些涼意了。

用汗巾沾沾眼角的濕潤，把小包裏由肩上卸下來倚在板櫈的脚上，我拍一下桌板：

「掌櫃的，來壺香片！」

茶博士吆喝着去了，又勾回頭來用生疎好奇的眼來探視那積在襤褸破舊衣衫上的，千里外的塵沙。這也難怪他，我，曾經在這管都的近郊長大，奔波在這悠閒的生活裏謀求溫飽；一個十四五的孩子，挾着他那卜課測字的生財由天橋的場子上散下來，也曾坐在這陶然亭畔的茶座上泡一壺茶，坐過一個傍晚。這些人，茶博士都熟悉，因爲坐在這裏，他們都悠閒。

唉，那都過去了！

望望自己這一身風塵的土色，有一些羞赧，我距離他們都遠了。

十年了呵，十年！

雖然，十年中一樣的都在風塵中流轉，但是我變了。我早已拋棄了那早年在天橋謀食的技藝。雖然一

樣的困頓，他們也以爲我變了。自從那年在山東半島的小鎮上，遇到家鄉的客人，我便開始明白，和那些豪爽慷慨的友人距離得遠了，遠了。

他們說：

「你莫小看了天橋，老哥，這地方藏龍臥虎。你老看，你老看，那從前算卦測字的小兄弟，現在也變了讀書人，讀書人，你老懂？這要是在前清，一考兩考，便是狀元進士！」

這事情那位綽號叫做大刀王藍的老哥哥最得意，以後我常常聽到別人的傳說，我彷彿還能够看見他坐在那天橋的大板凳上，一手扯着花白的鬚鬚，微笑的慨嘆：

「要提起我們那小兄弟可了不起；早年我走鏢的時候，也保過讀書人，那氣派可大，一碰碰就是個進士，外放就是老爺，再小再小也是個舉人秀才，一樣拿片子往衙門裏送人。可不是，十年寒窗，讀書，圖的是什麼？一個人就是要，就是要上進，志氣！」然後大大的嘆一口氣！

「而今，而今，年頭不同了！」

別人就試着打趣他：

「那，你爲什麼不找你那小兄弟去？」

他總是扯着他那花白鬚子罔執的笑：

「我不能去打攪他，我還幹得動，等過後小兄弟的官做大了，到他任上一養老，怕不和白玉堂保顏大人一樣？一來就是個四品帶刀護衛？」

別人常是哈哈的大笑起來，但是老哥哥並不以爲忤，仍舊扯着他，花白的鬚子笑：

「自然，我不能和白護衛打比，我這老幫子，哈哈……」

就笑着把一切的希望帶到自己的心底裏去。

今天，這小兄弟又落魄着回到這生長的土地上了，十年中他在江湖上漂泊，祇挾回來千里外的風

塵，怕要打破老哥哥的夢吧！

我呆楞着眼，凝望着遠處天際的浮雲，像是隨着這多變的雲彩，又混到十年間過去的漂泊。

十年前，在天橋賣卜的日子，常常，常常，我，替老哥哥挾着刀，順着天橋的小路竄下來，坐在這陶然亭畔如意軒的茶棚下面，讓傍晚的涼風吹拂過來。

老哥哥總愛深深的出一口氣，親切的拍着我的肩膀：

「小兄弟，咱們這一天又過去了，老了，又是粗人，你念過書，應該上進呀！」

爽朗的聲音還在耳邊響：

「一個人總要走正路，唉！」

我肅然的接受了他的話，一天一天他把我引到正路上來，十年來江湖上的漂泊，那一年，那一月，那一天，那一夜，我都在緬念着他，大刀王莖，我那老哥哥！雖然我依然落魄！

爲什麼我又屯着這落魄的身子回轉來，爲什麼呢？

我想起來了，驀然的一點舊生活的熟悉襲上心來，我轉過頭去望望那懸在陰暗處破舊了的牌匾：

「如意軒」

茶博士刻劃着好奇遞過笑臉來：

「茶涼了，客！」

我有些臉紅，望望四周，一隻小包裏挾着千里外的風塵，茶座上漸漸有納涼的客人了。

涼茶傾掉，斟上一杯溫吞的，傾到喉管裏去，有一點苦味。

回轉頭來向茶博士拱拱手：

「勞駕，掌櫃的，有一個大刀王莖還常來？」

茶博士仰起頭來想了老半天：

「大刀，王，王，王……」

「一個老頭子，賣藝的。」

「呵呵呵……」他恍然大悟似的記起來：

「你老說的是那老王八！」

我的臉馬上漲紅起來，雙拳緊緊的握住，一條條的青筋在手背上跳動。那是我的老哥哥呵！我站起來，拳頭擂着桌子，我要揍死這老王八，他玷辱了那慷慨的心腸的老人！

許多茶座上的客人都向着我這面投送來驚過詫的眼。

茶博士的臉煞白，張着大嘴，舌頭結在喉管裏：

「你，你，你，你老……」

我握緊拳頭大聲的喝：

「我揍死你這老王八！」

但是我沒有揍下去，我的手被茶棚的主人握住，他竭力的勸我坐住，嗓子帶一點陰鬱：我還認得出，在十年歲月的折騰下，還沒有變，這如意軒的主人！

他帶着沉重的陰鬱：

「老哥，我一眼就看出是你，十年了，出了十年的遠門呵！」

我沒有工夫敘舊，匆匆的扯住他的手腕：

「掌櫃的，我那老哥哥呢？」

他的眼閃爍的向四周望一下，低低的：

「他的那柄大刀賣了。」

「那麼他靠什麼吃飯呀！」

沒有言語，沉默了半響，他把自己的手腕由我的手中掙出來：

「坐在這裏，等一會，你看得見的！」

他走了，我沒有攔他，我沉入緬想裏了。這十年悠長的歲月多麼大的變化，也許，也許……

我不敢想，老哥哥他把大刀賣了，他賣了他的飯碗，他……

天漸漸的暗下來，茶棚主人把電燈捻亮，這些步通沒有覺得，祇感到世界漸漸的小了，小得成漆黑的
一團，令人喘不過氣來。

耳邊有一個女孩子曳着淫靡的嗓子唱：

「正月裏來，正月正，

小妹妹窗前繡鴛鴦，

鴛鴦繡得……

……妹吓……」

全棚子裏的人都哄聲的喊起好來。我抬起疲倦的眼，憎惡的望一下：

電燈的下面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孩子，塗了一臉的怪粉，一手捏着竹板，彎着嗓子在唱，一對眼珠，四
處亂滾，另一隻手，捏在一個茶客的手裏，眯着一對色迷迷的眼睛，張着大嘴，口涎像立刻要淌下來似
的，軟聲軟氣的：

「大姐，大姐，今夜我睡在你家裏？」

大姐拚命的擺扭着腰，匆匆的把曲子唱完，立刻就扭住那男人：

「拿錢來，拿錢來！」

扭股糖似的扯着。

男人淫蕩的笑，

男人淫蕩的笑，

「囑過再給，囑過……」

一陣大笑把茶棚哄破。

女人還纏扭着，扯着，擦着！

「拿錢來，拿錢來，人家還要唱呢！」

另外一個男人就更歇聲歇氣的湊過去！

「大姐，他不給錢晚上我去囑！我給！」

我閉上眼睛，不忍看，在天橋的時候，我曾和這些淪落的女兒在同一的場地上謀過溫飽，我們同樣的在風塵中掙扎，爲了生活我不忍苛責她們；但，每天每天，我都是忍着眼淚，看她們了生活而忍受着羞辱的折磨呵！

我感到像自己也受了羞辱，要是世界更換一個樣子，怕沒有一個十八九的女孩子有讓別人扯着手迷迷色的羞辱吧！

「大姐，大姐，今天晚上我到你家囑！」

呸！

但四周圍又哄起淫蕩的笑來，中間還擡着一些黏膩膩的調笑。

我看不下去，我總不下去。

「下腰提起我那小包裏，由懷裏摸出些破爛的紙票，我想走了，我還惦念着我那老哥哥。

茶棚的主人跑過來扯住我，搶命的把那些摸出來，紙票又塞在我的懷裏。

「老哥，你見外了，十年前的老丫頭，今天讓我做一回東，一定要再坐一歇。」

我皺着眉望一下那可憐的小女兒，我坐不下去。

茶棚的主人死命的按住我，悄聲的把嘴巴湊到我的耳邊：

「來了，你安心的看一看，要不然你來幹什麼呢？」

我往茶棚處看，一眼，在電燈照見的小路上蹣跚過來一個蹣跚的老人！頭髮雪白，鬍子雪白，腰深深的佝偻下去，走得很慢，還有些晃，手裏提着一個破酒瓶，半瓶子濁酒在裏面盪。

茶棚子裏面有一點小騷動，那可憐的小女人拚命的推扯着客人，

「放手，放手，要去睏就上睏，人家還要唱一歇！」

仍舊是那裏淫蕩黏軟的笑。

老人，由外面蹣跚進來，低着頭，就像什麼也沒有看見，孤獨的找一隻椅子坐下，沙啞着嗓子：

「掌櫃的，勞駕借一隻碗！」

然後就像喝白開水一樣的把酒傾到嘴裏。

望着這蒼老顫抖的影子，我有一點暮年的悲哀了。要是我沒有在江湖上闖蕩過，我也罷了，日子久了後我便常常記起老哥哥的那句話：

「江湖上，這地方，不養老，不養小，我老了，小兄弟……」

這句話對的，爲了不忍見老藝人們暮年的潦倒，我已經兩次走到家鄉的門口又折了回去，如今：這是第三次了。

我呆呆的望着這孤獨的老人：他的臉漸漸的紅起來，眼睛漸漸的閃着光，我彷彿在這填滿皺紋的臉上找尋到一點熟識。

那邊，那小女人還在捏着嗓子唱，旁邊的男人還淫蕩的捏着她的手：

「大姐，多少綽睏一夜？」

「大姐，你讓多少人睏過了？」

我低下頭來，眼角有一點濕潤，都是人呀，天！

這些黏膩膩，噁人的淫笑！

突然，像天塌了下來，一陣子嘎啞的號叫：

「妳給我滾回去，大姐！」

我吃驚的抬起頭來：

那老人瞪着眼，紅着臉，腰直起來了，我認識他了：

「老哥哥！」

他沒有看見我，仍舊噁着嗓子喊着：

「妳給我滾回去，妳丟盡了我的臉！」

女人怔一下，忽然，一連串的眼淚淌下來，一扭身，衝出去，在黑暗的小路上跑下去，在黑夜，前面是無底的黑暗，在白天，那裏是無盡的莽蒼。

晚風還送過來嚶嚶的啜泣。

老人抖索着拾起他的破酒瓶，蹣跚着脚步追過去。

我橫身攔住。

「老哥哥！」

老哥哥鑒着昏花的老眼張望了老半天：

「你是，你老……？」

「我是那跑出去十年的小兄弟！你可還記得？」

他的老眼裏淌出淚來：

「是你，是你……咳！」

他說不出來了。

我把他挽到板櫓旁邊坐下，他嘆着氣：

「小兄弟，我說過，江湖這地方不養老，不養小，剛才那是我活現世的丫頭！」

我默然，望着這老人癡癡的臉，在雪燈光微閃下我察覺到兩條閃亮的水痕。

他嘆一口長氣！

「怪誰呢？這兩年也虧她！」

我由小包裏掏出一點早年的稻菰來，塞在他的手裏，他看一眼沒有言語，默默的提着他那破酒瓶站起，毛着腰，蹣跚的踱出去，向着那無底的黑暗走過去。

晚風掠過來，他的白髮在雪中搖晃。

我懷着鉛樣的沉鬱把小包裏交在肩上，聽見在不遠的黑暗中老哥哥那嘎啞的嗓子顫抖着叫：

「小兄弟……」

沒有接下去，緊接着一個沉重沉重的長嘆：

「唉……」

這長嘆顫抖着，散渺開去，散漫到老遠的地方，傳過來回響——大地的嘆息！

這天晚上我找了一宵的黑路，天明的時候到了廐房。

我嘆着氣。

賣藝場

由大街上轉過來，穿過一條小巷便是賣藝場了。

小巷中很穢亂，兩傍都是歪歪斜斜的瓦房，牆用竹篾編好，抹上些泥漿便算數，自然這泥漿已經抹了很久，有的已經剝落下來，就讓那朽敗了的竹架子赤裸裸的立在那裏，讓人看了覺得像一個生滿瘡疤的乞丐，五六歲的孩子赤裸着身子跳來跳去，皮膚曬太陽晒的比蜂油還黑。大人們有的正在把濕淋淋的破衣服穿在竹竿上，把竹竿再由這個房簷往那個房簷上挑起，像是在馬戲棚裏掛上萬國旗；有人由這裏走過，要特別當心，不然頭頂上一滴一滴水滴下來還當是落雨，腳底下的路也崎嶇不平，有一個坑，有一個洞，爭不定小孩子們還在那裏撒一泡尿，屙一堆糞，反正這對他們都很方便，他們根本就沒有穿著衣服，連褲子也沒有着。還有時候，一不留神，由竹篾牆的門口飛出來一隻花槍，亮晶晶的槍尖，戳到人身上便是一個大窟窿，隨着槍，大抵還擲出一句話來：

「黑頭子！給你爹送到場子上去。」

黑頭子由地上拾起槍來，在小巷裏轉一個圈便跑到場子上去，住在這裏的人都很熟悉這種生活，他們從小便生活在這圈子裏，即或由別處漂流來的，在別處他們也是在這同樣的圈子裏長大，他們這裏有：說書的，算卦的，唱滑稽的，練把式的，變戲法的，賣狗皮膏藥的……

別人就不能習慣，上賣藝場去的人都走另一條路，不過得繞一個小灣，那條路很寬敞，就是有一點近鄉，但這不要緊，賣藝場的主顧們住的就都近鄉，離城太近的戲院子之類，那太貴了。

有的人也不在乎，那就多半是由工廠裏散出來的人，在蒸汽的團裏，在棉絮的霧裏，在鐵沙子的塵埃裏揮扎出來的人，有時候能喘一口氣也到賣藝場上來坐一陣子，就走過這小巷也不礙，總不比工廠裏那點

子露出來得最。

不管由那面走，便得繞上那一條路，那一條直直內通賣藝場子的路，用煤渣鋪着，被人踐踏得太久了，便薄了許多，天雨起來常有點泥濘，甚至於沾着鞋子拔不起來。

在這一條小路上零落的擺設着些賣汽水賣酸梅湯的攤子，還杜製些小一樣的冰淇淋，拼命的喊叫：

「冰淇淋吃哦！」

「酸梅湯，汽水！」

恨不得一下子把走路的人抓過來，給灌上一肚子的生涼水，就伸手和人要錢，窮兇惡極的喊：

「冰淇淋吃一杯，五十塊賣三十塊啦！」

走路的人都望一望這些攤子，上面陳設着五顏六色的液體，便覺得涼快一些，然後用勁的嘖一口吐沫，茫然的走開去；有的人跑過去喝一口糖精水，就大模大樣的坐在板檯上，把腳翹得老高，眼光閃射的望着人，遇着有熟人走過去就大聲的喊：

「二哥，不過來喝一杯？又涼又甜！」

行路的苦笑着搖搖頭，溜到旁邊的卦攤上去了。

卦攤夾在好幾個冷飲攤的中間，顯得怪古老可憐，一隻破桌子圍上一塊淡灰色的白布，上面寫着：

小諸葛		
——		
文	鐵	王
六	批	八
壬	命	口
神		卦
課		

工整，讓人疑心是着意描出來的，桌子上至七扭八的擺些棋子，筆，墨玻璃片，香煙匣子，還

有一根草標上面插着一隻老式信封，拿墨筆寫好：

代	寫
奉	書
送	手
相	信

桌子後面坐着一個枯瘦的小老頭，瘦得骨頭都突出來，兩隻小綠豆眼黑洞洞的陷在兩個大黑洞裏，可還骨碌骨碌的轉人，一瞬也不瞬的，偶而有人匆匆的由這裏穿過去，便狠命的拿棋子敲着桌子：

乓乓乓乓！

「這位老兄，先生送你一個手相，不取分文！」

那個連這不花錢的便宜都不願意塌，匆匆的走過去，他便重重的嘆一口氣：

「啞！」

然後又匆匆的抓起棋子來拼命的在桌子上敲，就像桌子和他有十八輩的血海冤仇：

乓乓乓乓！

「這位老兄，這位老兄，先生奉送你一個手相，不……」

這人稍微有些猶豫，先生就用着逮捉犯人似的手，把那人的手提住，吓得別人的魂都鑽出一半，楞楞的：

「你，你先生……」

先生可放了心，緊緊的握住對方的手坐下來，一手拈起一隻烏黑烏黑的竹尺指着這被抓住的手：

「不要怕，先生奉送你一個手相，不取分文！」

就像他悶在家裏沒有事，誠心要用來奉送手相消遣消遣似的，怪悠閑的把尺往別人的手心上一點，人手心怪癢癢的：